

汉族与少数民族大学生网络交往、社会支持和主观幸福感的对比研究

彭瑶 陈孟丹 茆邓 黄家旭 通讯记者：马春花 焦锋

(西北民族大学 甘肃 兰州 730124)

摘要：目的：探究不同民族大学生在网络交往、社会支持和主观幸福感之间是否存在差异。方法：采用大学生网络交往问卷、社会支持问卷、主观幸福感量表对来自兰州市三所高校的 292 名大学生（男性 133 名，女性 159 名）进行调查。结果：(1) 不同民族的大学生在网络交往、社会支持和主观幸福感上存在显著差异 (2) 大学生网络交往和支持利用度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支持利用度和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网络交往和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 (3) 支持利用度在网络交往和主观幸福感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关键词：民族；网络交往；社会支持；主观幸福感

1、引言：

现如今，网络交往已经成为全球性的研究热点和议题，随着社交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人们的交往方式正逐渐从现实向虚拟网络转移^[1]。研究表明，社交网站的使用能够降低个体的孤独感，提升个体的社交能力和自我价值感，进而提升个体的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水平^[2]。也有研究表明，网络交往中的自我表露、自我呈现及人际关系的建立会有助于个体获得社会支持，从而提高主观幸福感^[3]。也有研究表明社交网站的使用会降低人们的幸福感^[4]，那么网络交往到底是提高主观幸福感还是降低主观幸福感呢？这就是本研究的研究目的之一。

主观幸福感指个体根据自身设定的标准对生活的质量做出的整体评价，是衡量个体生活质量的综合性心理指标，反映了个体的社会功能和适应状态^[5]。心理学家认为，具有良好社会支持的个体会有比较高的主观幸福感、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和较低的消极情感。Weiss (1974) 研究发现，个体只有在得到各种社会支持时才能获得较高的幸福感。Kahn 和 Antonucci (1980) 也指出社会支持是主观幸福感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Meehan (1993) 同样指出社会支持与个体的积极情感存在正相关。台湾学者 Luo lu 研究发现社会支持与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存在正相关。Kee-Lee chou 对 475 名香港青年的研究指出，个体对家庭成员和朋友关系的满意度可以预测主观幸福感，拥有亲密朋友的数量与个体的积极情感存在正相关。同样，王大华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研究也发现，亲子支持行为影响着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6]。孔凤在对大学生的研究指出，社会支持对生活满意度有显著正向作用^[7]。

社会支持作为影响个体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一直以来都备受学术界的关注。心理学家对社会支持的研究最早开始于研究个体在生活压力的作用下对身心健康的影响。社会支持作为一种资源，在维持个体心理健康，缓解压力，促进身心和谐发展方面有重要的作用。心理学家认为，社会支持是个体从社会得到的精神或物质上的支持和帮助，包括来自父母，亲戚，朋友，同学或同事等方面的支持。研究发现，社会支持是主观幸福感的重要预测变量之一^[8]，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具有良好的社会支持的个体往往会有比较高的主观幸福感^[9]。

综上所述，虽然已有研究表明网络交往、社会支持和主观幸福感三个变量两两之间的关系，但鲜少有探究社会支持在网络交往和

主观幸福感之间的中介作用，所以，本研究旨在以大学生为研究对象进行问卷调查研究，验证网络交往、社会支持、和主观幸福感的相关关系，并比较其在民族上的差异，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提供理论启示。

2、方法

2.1 被试

随机抽查兰州市的几所大学，分别是西北师范大学、兰州理工大学和西北民族大学的大学生共 350 名，其中西北师范大学 115 份，兰州理工大学 115 份，西北民族大学 120 份，有效问卷 292 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 83.7%，汉族 196 名，少数民族 96 名，男性 133 名，女性 159 名。

2.2 研究工具

2.2.1 大学生网络交往问卷

网络交往的测量采用平凡等人编制的大学生网络交往问卷 (IIQUS)，该问卷采用 5 点计分，共有 26 个题目，包括网络社会知我知觉、网络人际关系、网络自我暴露以及网络交往依赖四个维度，该问卷在本次测验中的 Cronbach's 系数为 0.92。

2.2.2 社会支持问卷

社会支持的测量采用肖水源等人编制的社会支持量表。社会支持评定量表共有十个题目，包括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和对社会支持的利用度三个维度，该问卷在本次测验中的 Cronbach's 系数为 0.636。

2.2.3 主观幸福感量表

主观幸福感采用 Diener 等人编制的生活满意度量表 (SWLS)，用生活满意度指数来反映个体的主观幸福感水平，生活满意度总 5 个题目，在本次测验中的 Cronbach's 系数为 0.853。

3 结果

3.1 汉族和少数民族在网络交往、社会支持和主观幸福感上的差异 (见表 1)

对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大学生进行 t 检验，结果表明 (见表 1)，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大学生在网络交往、社会支持以及主观幸福感上存在显著的差异，少数民族大学生的网络人际交往以及领悟到的社会支持显著高于汉族大学生；汉族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显著高于少数民族。

表 1 汉族和少数民族在各变量上的差异 (N=292)

变量	民族	<i>M</i>	<i>SD</i>	<i>t</i>
网络交往	汉族	68.43	14.76	-2.546*
	少数民族	73.28	16.26	
客观支持	汉族	7.91	1.93	-0.698
	少数民族	8.08	2.19	
主观支持	汉族	20.06	3.92	-1.892
	少数民族	21.04	4.65	
支持利用度	汉族	7.66	1.92	-1.450
	少数民族	8.04	2.40	
社会支持	汉族	35.64	5.87	-2.002*
	汉族	35.64	5.87	
	少数民族	37.24	7.38	

主观幸福感	汉族	21.29	5.89	2.093*
	少数民族	19.77	5.70	

注：*P<0.05, **P<0.01, ***P<0.001, 下同

3.2 网络交往、社会支持、主观幸福感的相关分析

对大学生网络交往、社会支持和主观幸福感进行相关分析, 结果表明(见表2), 网络交往和社会支持中的支持利用度维度呈现显

著的正相关, 与主观幸福感呈现显著的负相关, 支持利用度和主观幸福感呈现显著的正相关。

表2 大学生网络交往、社会支持、主观幸福感的相关分析

变量	M ± SD	1	2	3	4	5
网络交往	70.00 ± 15.40	1				
客观支持	7.97 ± 2.02	0.016	1			
主观支持	20.38 ± 4.19	0.005	0.426**	1		
支持利用度	7.79 ± 2.09	0.138*	0.201**	0.365**	1	
主观幸福感	20.79 ± 5.85	-0.150*	0.171**	0.326**	0.204**	1

3.3 网络交往和主观幸福感的中介作用

采用 spss21.0 检验支持利用度在网络交往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中介作用, 结果表明网络交往对主观幸福感的预测作用显著 (=-0.150, t=-2.577, p<0.01), 网络交往对支持利用度的预测作用显著 (=0.138, t=2.377, p<0.05), 支持利用度对主观幸福感的预测

作用显著 (=-0.229, t=3.997, p<0.001), 网络交往对主观幸福感的直接效应为 -0.182, 支持利用度的中介效应为 0.0316, 中介效果的效应为 21%。在加入中介变量支持利用度后, 网络交往对主观幸福感的预测作用仍然显著 (=-0.182, t=-3.171, p<0.01), 且 c, <c, 说明社会支持利用度起部分中介作用。

表3 支持利用度的中介分析

	方程 1		方程 2		方程 3	
		t		t		t
X	-0.150	-2.577**	0.138	2.377*	-0.182	-3.171**
M					0.229***	3.997***
R2	0.022		0.019		0.074	
F	6.641**		5.651*		11.479***	

4 讨论

4.1 汉族和少数民族在网络交往、社会支持和主观幸福感上的差异

研究发现, 少数民族在网络上的交往显著高于汉族; 在社会支持方面, 少数民族的大学生也显著高于汉族大学生; 在主观幸福感方面, 则汉族大学生表现得更好。造成这个的原因可能是由于一方面进入大学, 各民族的文化相互融合碰撞, 不再是单一的传统文化和习俗, 需要在网络上与本民族的同伴交流沟通与情感互动, 来降低孤独感, 提升个体的满意度和幸福感水平。这启示我们, 教育工作者在平时教学过程中需要因材施教, 多关注少数民族同学的身心健康发展。

4.2 网络交往与主观幸福感的联系

本研究发现网络交往与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负相关, 回归分析也显示网络交往对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 在加入中介变量支持利用度后, 网络交往对主观幸福感的负向预测作用仍然显著。已有的研究发现, 在网络交往站中, 个体可通过发布或者更新动态、上传照片和发表日志、评论等多种方式来进行自我表露^[2], 来自其他人的这些表露将与其互动的人带来更多的社会比较^[6], 而越倾向进行社会比较的个体, 就越在意他人的评价, 越担忧可能的负面评价, 就更容易产生焦虑, 消极情感体验、低自我评价、低自尊心等特点^[8, 11], 从而导致主观幸福感降低。这与已有的研究结果一致^[9], 这启示我们, 学校教育工作者除了通过关注同学的现实情况, 还需要关注学生在网络上的交往情况, 提供一个安全的网络环境。

4.3 社会支持利用度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最重要的研究结果是发现了社会支持在大学生网络交往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部分中介作用, 支持利用度在网络交往和主观幸福感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说明网络交往一部分直接对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 另一部分通过支持利用度对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与以往研究一致^[7, 8]。这启示我们, 大学生主观幸福感需要良好的社会环境支持, 学校教育工作者除了通过各种途径提供师生间、同伴间的支持情感氛围之外, 还应该有效地引导大学生个体更好地感受来自家庭的情感支持, 从而间接帮助提升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

5、结论

5.1 大学生网络交往, 社会支持和主观幸福感在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5.2 网络交往和主观幸福感呈显著负相关, 和社会支持利用度

呈显著正相关, 社会支持利用度和主观幸福感正相关显著。

5.3 社会支持利用度在网络交往和主观幸福感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参考文献

[1]姜永志,白晓丽,阿拉坦巴根,刘勇,李敏,刘桂芹.青少年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J].心理科学进展,2016,24(09):1435-1447.
 [2]牛更枫,鲍娜,范翠英,周宗奎,孔繁昌,孙晓军.社交网站中的自我呈现对自尊的影响: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J].心理科学,2015,38(04):939-945.
 [3]杨冉,张艳红,邓元元,骆飞莉.大学生网络交往与主观幸福感关系[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19,27(09):1419-1425.
 [4] Kross E, Verduyn P, Demiralp E, et al. Facebook Use Predicts Declines in Subjective Well-Being in Young Adults[J]. PLOS ONE, 2013, 8(8):1-69.
 [5]林国耀,周明慧,鲍超,张荣伟.大学生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的联系:生命意义感的中介作用[J].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41(02):30-33.
 [6]王大华,佟雁,周丽清,申继亮.亲子支持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J].心理学报,2004(01):78-82.
 [7]孔凤,王庭照,李彩娜,和娟,王瑾,游旭群.大学生的社会支持、孤独及自尊对主观幸福感的作用机制研究[J].心理科学,2012,35(02):408-411.
 [8]胡东,郭英.大学生移动社交网络人际交往与主观幸福感的联系研究:有调节的中介作用[J/OL].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1-12[2021-04-08].
 [9]宋佳萌,范会勇.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关系的元分析[J].心理科学进展,2013,21(08):1357-1370.
 [10]贾继超,刘金同,王旸,张燕,陈洁.农村初中生主观幸福感及与自尊、社会支持的关系[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4,22(03):522-524+529.
 [11]白红敏,许莹,张荣华.大学生社会比较与主观幸福感的联系研究[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09,17(04):418-420.
 基金项目:西北民族大学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资助项目(项目编号:202010742020)
 英文:Project 202010742020 supported by National Training Program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for Undergraduates.